# 冬的遐想

□ 王庭德

人们赞美春夏秋的诗文比较多，有许多诗文脍炙人口、富有哲理，让人难忘。我近日读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《早冬》一诗感触颇深：“十月江南天气好，可怜冬景似春华。霜轻未杀萋萋草，日暖初干漠漠沙。老柘叶黄如嫩树，寒樱枝白是狂花。此时却羡闲人醉，五马无由入酒家。”

白居易把早冬写得自然写得轻松，冬天也有其独特的风景——“嫩枝”“狂花”。冬天同样应该是歌颂，冬天的景色也使人产生许许多多的遐想。

一年四季、春夏秋冬，岁月交替星移斗转。春天的温暖，夏天的火热，秋天的惬意。四季在岁月的历程上都写下了浓墨多彩的一笔，各有千秋、依次交替、争奇斗艳，把分明的四季打扮得分外妖娆引人注目。自然界一年从春开始，四季之序生命之旅，岁月匆匆像滚滚的流水永不止息。岁月是一本书，我用整个身心在读，冬季是这本书的重要内容之一。岁月如梭、光阴似箭，弹指一挥间，我来安康市图书馆工作已整三年了，现在过第四个冬天，我读冬季读得很幸福，也渐渐读得成熟了，白驹过隙岁月不居，在时间的坐标轴上，注定要镌刻出与众不同的历史印迹。

冬天是孕育和积蓄力量的季节。冬天冰封大地的时候，大地裂开了胸膛，从南到北、从东到西，裂口毫无方向地随时随地四处可见。美丽枯黄的大地等待着白雪的覆盖，伴随着呼呼的北风，展现出遒劲和苍凉。万千的群山无言地裸露着躯体，在冰凉的世界里褪去多彩多姿的盛装，干涸的河流不再吟唱和咆哮，高大的松柏和白杨萧然默立。旷野的黑夜里，稀稀疏疏地闪烁着几点朦胧、枯黄色的灯光，但在城市却是万家灯火、五彩缤纷。我生活的这座城市月色已冷，四周冷冷清清、寒气逼人，行人也寥寥无几。我坐在温暖如春的宿舍，端起一杯热气腾腾的淡茶水，倾听窗外万籁俱寂，在无比安谧的世界里，突然产生了一种淡泊明志的心境，恍若隔世，激起了许许多多饱含真谛的遐想。我想起了宋代诗人卢梅坡的诗句——《雪梅》：“梅雪争春未肯降，骚人阁笔费评章。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。”

在变幻的四季时令里，蕴含了无穷的生命暗示。多姿美妙的大自然，弥漫着无数的生命灵气，其中有冬季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冬天是那样清冷、那样萧瑟且又催人遐想。

冬天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冰冷世界，白雪覆盖原野大地冰冻如铁。冬天使人自然而然地冷静下来，保持头脑不发热，无论对什么事物，什么思潮，什么热浪，什么焦点、热点、难点问题，都沉着冷静地思考，缜密考虑，三思而行。冬天空阔而苍凉，悠远而孤寂，让人思考、让人理智、让人醒悟。冬季是岁之余，处于岁尾年初之际，总结一年，结束过去，开辟未来。春天能开出万紫千红的奇葩，夏天能见到热烈激情的奔放，秋天能看见饱满丰硕的果实，冬天能望见苍苍凉凉的天地。“天时人事日相催，冬至阳生春又来”，冬季正满怀信心开足马力驶向春色满目花枝招展的季节。

冬天对于人来说是一种动力，你不能停下来，一停就会寒冷，一动起就会火热。对于植物来说要静下来休息，养精蓄锐，等待春天蓬勃发展。

冬天来了，美好的春天就近了。

笔走龙蛇

夜色钟楼 王来江 摄

# 从 容

## ——赠友人

□ 徐剑铭

入夜时你凭栏远眺，看看月亮，
想多少人已入梦乡，多少人还在路上；
黎明时你把窗棂打开，放晨风进来，
看多少人已在路上，多少人还在梦乡。

春天来了，你到河边走走，
看几簇岸柳已绽鹅黄，
落雪时节你到荒原上看看，
一行行履印，为何事还在风雪中奔忙。

风来了、别怕，
雨来了、莫慌；
即使风雨将你阻隔在路上也莫忧伤，
风雨过后，看天青了、水绿了，鸟儿在唱，
你会理解，风雨也有无限柔肠。

攀不上的山，不要沮丧，
人间总有一种神圣让你景仰；
到不了的岸，不要迷茫，
世上总有一种力量让你神往。

想明白了就是一种境界，
做从容了就是一种酣畅。
白发如雪时你悄然回首，
只把微笑撒向天边夕阳。

# 醉夕阳

□ 韩进

午后饮醉
一抹夕阳红爬上酒醉的脸庞
暮光迷恋世间物
凡事皆以为大空

再醉夕阳
浓浓时光写满苍穹的人生
被云载走不复还

美酒似霞醉人眼

踌躇之间
疑惑皆付之一笑随余晖落尽
明了不明了不再重要
天际仿若应着心里的透彻
奏响明日东升的第一个音符

# 煎饼

□ 赵国强

作为山东人，我特别不爱吃煎饼。周围同事和朋友都很诧异，明明大街上卖的山东煎饼酥酥脆脆，咬一口满嘴留香，那么美味的食品为什么不爱吃呢？其实，大街上卖的煎饼和我们山东人日常吃的煎饼压根就是两码事。

山东人吃煎饼早些年并非是出于喜欢，而是因为穷、不得已而食之。吃煎饼就像吃纸一样，干、硬、难嚼，但煎饼有个优点，制作简单、耐储存，烙的煎饼能吃三五个月，不长毛、不变质，现吃现取，极为便捷。尤其是农忙时节，农民没时间做饭，早上出门带俩煎饼，中午在田间地头拔两棵葱一卷，一顿饭就解决了，还不耽误农活。此外，制作煎饼的原材料也经历了时代变迁，每种材料的煎饼口感也不一样。

1985年，我出生在山东偏远的沂蒙山村，家里刚分了土地，由于种子不好、肥料不足，加之人工种植，农作物产量不高，像小麦这样的细粮只有过节的时候才能吃到。我们家四口人、四亩地，每年产小麦只有四袋（80斤的化肥袋），除去上交的一袋半“皇粮”，家里只剩两袋半小麦，细粮不够吃，就用地瓜制作煎饼。地瓜煎饼有个缺点，由于在地里晾干，难免会沾上虫卵，加之烙的温度低，吃到肚子里后特别容易招蛔虫。我记得那时家家户户都备有泄虫糖浆，喝了以后，肠子一阵阵绞痛，别提多难受了，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。

到了90年代，父亲做点小生意，家里经济慢慢宽裕起来，再也不用吃地瓜煎饼，换成了玉米煎饼。玉米煎饼口感好，特别脆，但缺点也比较明显。煎饼烙好后码成一摞，吃的时候洒点水弄湿，再折成长条状，里面可以放点葱、酱、菜之类的就着吃。由于玉米煎饼特别脆，洒水后依然不易折，如果菜里汤比较多，菜汤就极易流到手上，每次吃完饭还得洗手，麻烦也不卫生。

2000年以后，家里买了机械生产工具，种地效率大大提高，种子好、肥料足，国家还给发小麦补贴，原先一年产四袋小麦，现在能产二十多袋，一年到头根本吃不完。因此，玉米煎饼也换成了麦面煎饼。麦面煎饼口感特别好，不招虫不漏菜汤，但也有缺点。麦面煎饼特别筋道，不好咬、费牙口，老年人吃不了，所以吃麦面煎饼必须要有碗热水，把煎饼放在开水里泡软再吃。

现在，家家户户都奔小康了，大家也开始关注养生，健康饮食，粗粮又开始火了起来。煎饼也不是用纯面做的了，里面会加麦麸、玉米面之类的粗粮，地瓜、玉米、麦面煎饼的缺点也都一去不复返了。但是煎饼相对馒头、烧饼、面条之类的主食，干、硬、难嚼的缺点还是比较明显，所以，虽然村子里现在还有人吃煎饼，但也仅限于农忙时节，闲时大家还是愿意蒸馒头、买烧饼吃。

我在西安工作后，一年回不了几次老家，而每次回去父母也不会做煎饼给我。他们总说：“现在条件好了，谁还愿意吃那玩意儿！”

# 父母的爱情

□ 李涛

这一生，你会遇到很多人。风来了，云走了，太阳来了，雨走了，就这样，终有那么一天，你会遇到一个如彩虹般绚烂的人，这时候，其他人只是浮云罢了。

爸妈都是四十年代人，如今均已七十多岁。每次回家，看到如孩子般吵闹拌嘴的老爸老妈，总是能触动我心底最柔软的那份感情。

老爸年轻时在新疆当兵，是一名年轻帅气的排长；老妈则是在新疆下乡的北京知青，他们就这样在千里之外的新疆戈壁上相遇、相识、相爱了。没有亲朋满座的婚礼，也没有什么金银首饰，更没有什么婚车新房，就是简简单单地领了结婚证，把两个人的行李搬在一起就算是结婚了。这一搬，就是一辈子。

那些年代，书信很慢，车马很远。

后来，父亲复员了，母亲义无反顾地跟着父亲回了他乡下的家，种田、伺候父亲的老母亲、看顾小小的哥哥。直到父亲分到韩城矿务局后，她就跟着父亲来到了韩城，在这里，就有了我们后来的家，还有我和妹妹。

妈妈的脾气比较急躁，小时候的记忆不是很清晰了，但是妈妈和爸爸吵架的记忆却是满满的，但每一次都是以父亲的退让结束。记得有几次，妈妈把爸爸气哭了，就是那样的一个大男人，竟然哭着和我说要离家出走。可是到了晚饭时间，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做好了饭菜，等着妈妈下班回来吃。那个时候因为他在机关上班，下班较早，而妈妈在离家十几里地的矿务局医院上班，且病房里是三班倒，所以一般都是爸爸做饭。就这样，吵吵闹闹过了几十年。

随着年岁增长，爸爸也慢慢有了小孩脾气，开始妈妈还和他吵，后来渐渐地，脾气暴躁的妈妈却开始迁就爸爸了。记得是在2013年的冬天，爸爸病了需要住院，我和妹妹要轮着照顾他，可是妈妈不肯，说是爸爸只有她在的时候才会安心，执意要守着住院的爸爸才安心。

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从风华正茂走到白发鬓鬓，始终能紧紧握住彼此的双手。父母的那种爱情，平凡而质朴，沉淀在骨子里；有争吵，但从不记恨，更从不会想到离开对方。过得平平淡淡，回归到生活最初的柴米油盐里，回归到每一个平凡的日日夜夜，两个原本独立的人，慢慢从爱人变成亲人，变成生活里的不可或缺，然后就这样牵着手慢慢变老。

父母之间的爱情，或许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故事，可是他们选定了就义无反顾的去爱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都不离不弃、生死相守。

# 一封信

□ 李思纯

二十二年前，我第一次投稿，第一次收到编辑回信。

**阿纯：**

妳的诗文都不错，很敏感、细腻的心灵，用词很精致，富有一种婉约的节奏感，也具有意象性。

妳该是适合写诗的。

我会在第12期“依萍热线”选用妳的诗（本栏目不设稿酬），并请妳为热线推荐一些打工佳作。

若能提炼厚度，则更好。

**祝 秋安**

**依萍 96.10.6**

编辑落款署名“依萍”，这个名字让人禁不住一下子联想到温柔又美丽的女性，兴许是借用最火热的琼瑶小说里某个女主人公的名字也说不定，这令我觉得亲切，那时的少男少女没几个不看琼瑶小说的，我也不例外。依萍编辑的字是我所喜欢的流畅的行草，而且她用了“妳”而没有写成“你”，我想那是她的书写习惯，但也恰好戳中了我对繁体字钟爱的怀旧情怀。总之，当打开这封信，惊喜瞬间如电流击中，我的心“怦怦”跳着，泪流满面。依萍在信中对我的肯定、鼓励和鞭策使我感动不已，又热血沸腾。我把这封短短的信一遍遍小心折起，又一遍遍打开重读，激动的样子到现在想起来仍历历在目。没过多久，我就收到了那本刊有我诗作的《创业者》杂志。

那时，我在深圳一个叫葵涌的小镇工作，是一家塑胶厂的物料员，这个岗位既算不上白领也不算蓝领，上班、下班、加班，我在车间和库房之间来来回回，日子就一天天过去了，工作和生活都很庸常。有时候停下来我会怨叹，我大概连下海大军中的一朵小浪花也算不上吧，却也开始习惯吃大排档、用塑料桶接凉水冲凉、夏天喝糖水、冬天啃煮甜蔗的打工生活。每逢一个月一天的假日，我会独自跑到附近的大棚湾海边坐一整天。

因为那本发了诗歌的《创业者》，镇文化馆一位叫阿忠的编辑找到了我，邀我参加他们那个季度的文学沙龙。那场聚会像是阿忠为我打开的一扇窗，让我看到了窗子里面的世界。

有七八个和我一样来自厂区的打工仔、打工妹亲热地跟阿忠问候，很熟络的样子，同阿忠一起招呼大家的还有文化馆一位姓梁的先生，他是当地人，一口标准的白话婉转悦耳，个子很高，温文尔雅。大家一边吃茶点，一边聊阿忠刚发表的一篇小说，到现在我仍记得那篇小说的名字，叫《喷你没商量》。那篇小说我其实并没有读到，但是从大家热烈地讨论中，我知道是用诙谐的语言讲述老板与打工仔之间的故事，贴近每个打工仔的生活。后来，他们又谈起梁先生的诗歌，还有文化馆编印的《打工文学园地》，互相介绍自己的投稿经验。我当时一直坐在角落里，羡慕地看着大家，他们眼里闪着光，纯粹而灵性的光，跟天空中的星星似的。最后，他们谈到我诗歌里的意境和一些隐喻，说了许多赞美和鼓励的话，我就像一个得宠的孩子，文学沙龙过后，还欢欣雀跃了好一阵子。

通过阿忠，我结识了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热爱文学的打工青年。一到周末，我们就会骑着自行车相约一起听人弹吉他，一起讨论某个人最新的作品。偶尔，我也跟着他们去参加工厂俱乐部举办的舞会，枯燥的生活开始漾起层层涟漪。

现在想起来，那时应该是打工文学正走向繁荣春天的时候。

再后来，我回到西安，结婚生子，因为一些家庭变故，日子变得格外艰难。有三四年我几乎不再动笔写任何东西，就连写在QQ日记上的东西也是消极的。

重新回归文学又是十年之后的事了。

雪夜深沉，我蜷缩在西府长安城中村的出租屋，单薄的墙壁，屋里屋外一样蚀骨的寒冷。床边唯一一张旧桌上放着姐姐淘汰下来的电脑，我用被子裹住瑟瑟发抖的身子，在电脑屏幕上敲下一行行文字。那是一段异常艰难的日子，身边没有亲人和朋友，也没有工作，生活陷入困窘的境地，孤寒的夜晚，唯有文字与我深情对望。我有时异想天开，觉得是那些文字包容了我所有的矫情和不堪，用温柔的触须抚慰我的清冷，我们相互取暖。

如今，虽然我已不再写诗，但有了自己的散文和小说作品，诗情文心，千回百转，仍是胸中块垒。

某一天，受邀参加学校的一个文学讲座，学生问我：“李老师，是什么触动了您投入文学创作，而且一写就坚持了那么多年？”

我想，应该是因为那封信。我想起那位叫依萍的编辑，她说：“阿纯，你该是适合写诗的。”

这句话像一束光。